

袁鹤年
戏剧
小说
译文集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袁鹤年
戏剧小说译文集

829:170
(京)新登字 155 号

袁鹤年戏剧小说译文集

袁鹤年 编

* *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三环北路 19 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22.125 印张 520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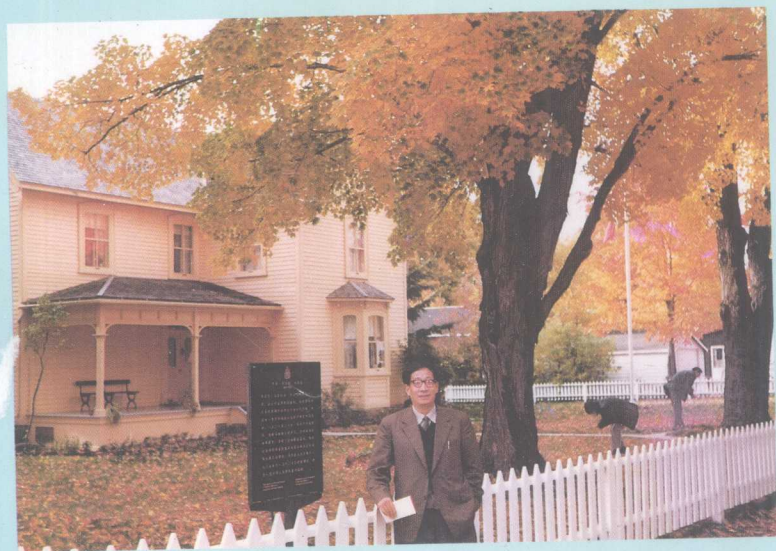
ISBN 7-5600-0967-0

H·517

定价: 19.80 元



一九八二年访问美国作家阿瑟·米勒(右二为袁鹤年)



一九七八年十月七日摄于白求恩故居前



一九八八年六月六日南京国际奥尼尔戏剧节上宣读论文



一九七八年访问白求恩故居时在船上

序

这个集子里包括的是鹤年生前所译的剧本、小说和评论。它有这样的一些特点：1. 所译在当时是较新的作品，如阿尔比的《美国之梦》和弗里尔的《翻译》，后者至今国人知者不多；2. 范围较大，虽然都是英文作品，却包括了美、英、加拿大、爱尔兰、澳大利亚等国作家；3. 几乎篇篇都是佳作，剧本尤其出色，既有奥凯西、韦斯克、阿尔比等早已闻名的大家之作，又有大卫·威廉逊、弗里尔、罗伯特·李等后起之秀的新成品，甚至约翰·麦格拉斯的处于“边缘”的大众化剧本。

另外一个特点是上乘的译文。这些剧由于新颖，都不好译，然而鹤年由于英语基本功好——朋友们都羡慕他那一口流利风趣的英语——对于北方普通话又有非外地人所能企及的熟练掌握，却把这些难译的剧本译活了。

还应该一提鹤年对于舞台艺术的爱好。他不止爱读剧本，还喜欢参加英语剧的业余演出。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的不少老师至今还记得他在莎翁《奥赛罗》和王尔德《认真的重要》两剧里的出色表演。

一说这些事就使人更加悼念他。如此才华，而英年逝世，鹤年离开我们是太早太早了！

王佐良

1993年3月

目 录

戏 剧

- 美国之梦..... (1)
[美]爱德华·阿尔比
- 梭罗狱中一夜 (44)
[美]杰若姆·劳伦斯、罗伯特·李
- 心灵的低语..... (123)
[美]诺尔曼·卡曾斯、杰若姆·劳伦斯、罗伯特·李
- 要是你明天死了怎么办? (225)
[澳大利亚]大卫·威廉逊
- 印第安人..... (297)
[加]乔治·里加
- 丽达·乔的超脱..... (318)
[加]乔治·里加
- 商人..... (384)
[英]阿诺德·韦斯克
- 秋千和旋转木马..... (424)
[英]约翰·麦格拉斯
- 枪手的影子..... (473)
[爱尔兰]西恩·奥凯西
- 翻译..... (521)
[爱尔兰]布赖恩·弗里尔

小 说

航道..... (575)

[美]苏珊·米诺

猎雌鹿季节..... (587)

[美]戴维·麦克尔·卡普兰

老婆子..... (605)

[加]齐伊丝·马歇尔

照片：第三个醉汉 (619)

[加]西尔瓦·唐纳德

戴两顶帽子的人..... (632)

[加]阿丽丝·梦罗

一个、二个、三个印第安小孩..... (660)

[加]休·加纳

卖扫把..... (672)

[加]托马斯·拉多尔

文艺评论

荒诞派戏剧与电影..... (679)

——尤金·尤涅斯库和塞缪尔·贝克特

[美]艾·茂莱

人物评论

希区柯克：创造者还是庸才 (691)

——他如何在评论家中树立自己的声誉

[美]罗·卡普西斯

美国之梦

[美] 爱德华·阿尔比

爱德华·弗兰克林·阿尔比 (Edward Franklin Albee) 是本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美国戏剧作家。阿尔比一九二八年出生于一个戏剧世家。祖父和父亲是戏院老板。阿尔比在小时候就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十二岁时就曾写过一部三幕闹剧。围绕着一艘海轮上发生的事情，描绘了英国绅士们荒唐可笑的行为。成年以后，阿尔比过了一段流浪汉的生活，对四、五十年代美国社会现实有所了解。他看到的是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里，虽然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短暂欢欣，价值观念在经历着破灭的过程：家庭的解体，人的价值不复存在，只能在自我嘲弄中寻求一时的欢慰。当一九五八年阿尔比写出他的《动物园的故事》的时候，在美国由奥尼尔 (Eugene O'Neill) 开始的并由阿瑟·密勒 (Arthur Miller) 和田纳西·威廉斯 (Tennessee Williams) 所继承的近似古典悲剧的戏剧已经不足以表现现实的生活了，英雄——面对着重重困难的英雄，让位于那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了。英雄成了反英雄。阿尔比在《动物园的故事》里描写的彼得（一个年收入一万八千美元的董事）和杰里（一位落魄的出身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间的界限是那样的模糊而这两个出身相似的人又是那样的难于沟通，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隔阂，向美国观众灌输了流行于欧洲（特别在法国）的荒诞派戏剧。失去生趣、极感孤独的杰里，来到动物园向平静、普通的彼得诉说自己的经历，并在对后者施加嘲笑、凌辱（而彼得只是在他所坐的那张长凳有被夺走的危险时才怒气冲冲骂了几句）之后，发狂似地撞在彼得的刀子上自杀了。（自杀似乎比被杀更合于情节，因为彼得是被迫举起了刀

子的。)这里没有传统的戏剧冲突,有的只是混乱,不合逻辑和缺乏意义。这正是荒诞剧派的特征——人的存在是无意义的,是空虚的。同时,这却是阿尔比眼中的现实。这就是为什么阿尔比把荒诞剧派称为最现实主义剧派的原因。

一九六二年阿尔比的作品《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上演了。这个剧本的情节和英国著名作家伍尔夫毫无关系,描写尼克带着他年青的妻子到朋友乔治和马尔塔夫妇家中作客,而后者始终在争吵,直到乔治把他们的二十一岁的“儿子”(谁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么个儿子)“判处死刑”(既然儿子是否存在都不清楚,“死”也同样地不那么清楚)。看来,阿尔比是采用了西方熟悉的“狼来啦!”的故事(狼 *wolf* 和伍尔夫的姓 *Woolf* 谐音)来表现人们对某种幻觉的恐惧,用以说明现实生活的不稳定和危险的无所不在。

《美国之梦》上演于一九六一年。与前两个剧本一样,近于荒诞,离奇,无戏剧的传统可言。父亲、母亲和姥姥住在一套房子里。(剧中唯一有名字的人是那位连自己也搞不清为什么出场的贝克尔太太)在母亲和姥姥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敌意,以致好像要把姥姥赶出去。这一切又都是围绕着“不满足”这个症结在进行。而这个“不满足”好像只是因为(主要是因为)父亲和母亲曾经失掉过一个说来像是一个塑料玩偶的“孩子”,是一种幻象。敌意和冲突在继续,直至美国之梦(一个连自己也搞不清是否真正完全存在着的年轻人)的来临。

对于这种荒诞不经、离奇古怪的情节,为什么会取得成功,为什么会受到欢迎呢?答案看来要从美国的社会价值观念中去寻找。原来,在美国社会中起着作用的大多数价值观念都源出于所谓家庭和谐这种资产阶级理想。正是这种理想使整个社会机器运转正常。可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下意识地 and 这种和谐的理想发生着冲突——家庭的和谐变成了家庭的瓦解。而阿尔比通过他的戏剧恰巧是既满足了这种理想又表现了隐藏在这种理想背后的抗

议。正是这样一种自我嘲弄的阿尔比式喜剧使得剧作家本人成了美国近期著名的剧作家之一，成了荒诞派在美国的代表人物。

人 物

母 亲
父 亲
姥 姥

贝克尔夫人（贝太太）
年轻人

布 景

一间起居室。靠近台的两侧，各有一把扶手椅，面向观众。靠后墙，有一只沙发。台右后方，有一扇门通向外面。台左侧，有一拱门，通向其它房间。

（开始时，母亲和父亲分别坐在扶手椅里。父亲在台左侧，母亲在另一侧。）

（幕启，寂静。然后……）

母 亲 不明白是什么事儿会耽误了他们。

父 亲 不用说他们要晚来了。

母 亲 当然要晚了。总是这样。

父 亲 现在的事情就是这样，你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母 亲 你说的对。

父 亲 我们租这套房子的時候，要我签租约，他们可是够快的；先缴两个月的租金，要得也是够快的……

母 亲 还有那一个月的保证金……

父 亲 还有一个月的保证金。他们对我的情况的调查做的也是够快的。所有这些事，他们做的都挺快。可现在！可现在！冰箱要修，门铃要修，厕所里水箱漏水也得修修。这些事……

他们对这些事可就没那么快了。

母亲 当然没那么快了；总是这样。这些日子人们以为他们干什么事情都没有人追究，当然他们能做到这点。昨天我去买了顶新帽子。

（稍停）

我说我昨天去买了顶新帽子。

父亲 噢！是……是。

母亲 注意听我说。

父亲 我在听着呐，他妈妈。

母亲 嗯，一定要注意听。

父亲 噢，一定。

母亲 好吧，他爸爸。现在听着。

父亲 我在听着，他妈妈。

母亲 真的在听着吗？

父亲 是啊……是真的在听着。我全神贯注地听着。

母亲 （嗤嗤地笑了起来；随后）好。昨天我去买了顶新帽子。我说，“请给我拿顶新帽子。”这样，他们拿了几顶帽子给我看，有绿色的和蓝色的，可我一顶也不喜欢，一点儿也不喜欢。我说什么了？我刚才说了什么？

父亲 你一顶也不喜欢，一点儿也不喜欢。

母亲 对。你要继续听着。他们又给我拿了一顶，我确定喜欢这顶。那是顶漂亮的小帽子。我说，“噢，这是顶漂亮的小帽子。我就要这顶。它可真漂亮。这叫什么颜色？”他们说，“怎么，这是棕灰色呀。难道它不是顶漂亮的棕灰色小帽子吗？”我说，“噢，真是漂亮啊。”所以我就买下了。

（稍停，看了看父亲）

父亲 （显出他在注意地听）

你把它买下了。

母亲 把它买下了。我戴着它刚走出铺子，就和妇女俱乐部主

席撞了个满杯。她说，“哎呀，我亲爱的，这顶小帽子可真漂亮啊！你在哪儿买的？这可是我见到过的最漂亮的小帽子了。我一直就想给自己买一顶白色的帽子。”我说，“怎么回事。不，亲爱的，这顶帽子是棕灰色的，棕灰色的。”她笑了起来，说，“哎呀，亲爱的，不对呀，它是白色的帽子……像面粉那么白。我分得清棕灰色和白色。”我说，“可是，亲爱的，我也分得清啊。”我说什么来着？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父 亲 （平平淡淡地）可是，亲爱的，我也分得清啊。

母 亲 对。可是她大笑着说，“哎呀，亲爱的，他们肯定是故意骗了你。这肯定是白色的，要是我知道什么是白色的话。可是这帽子还是挺漂亮的。”说着，她就走了。你可不知道，她是个讨厌的女人。有着让人讨厌的审美观，两个讨厌的孩子，一所讨厌的房子，可却嫁给了个非常值得人们崇拜的丈夫，虽然他整天都坐在一把轮椅里。你不认识她。你谁也不认识，对不对？她可真是个讨厌的女人，可是她却当了我们的妇女俱乐部的主席。这样我就自然而然地特别喜欢她了。我立刻就回到帽店，我说，“喂，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把一顶你们说是棕灰色可实际一直是白色的帽子卖给我。白色的！我什么时候都分得出来哪是棕灰色哪是白色，可在你们这儿的人造灯光下边什么也分不清了。”他们那儿是人造灯光。他爸爸。

父 亲 是嘛！

母 亲 我说，“我一出店门就看出来那不是棕灰色的，而是顶白色的帽子。”可他们说，“帽子戴在你头上，你怎么知道它是什么色儿的？”这下子，把我惹急了，所以我就在那儿闹了一场。我大喊大叫，把帽子摘下来摔在柜台上。我大闹了一场。我说我大闹了一场。

父 亲 （很快地接上一句）是……是，对你有好处！

母 亲 我吵得可够厉害的，把他们吓坏了。他们说，“哎啊，太太，太太。”我根本不听，接着闹下去，最后他们承认可能搞

错了。接着他们把我的帽子拿到后边。过了一会儿，他们拿着一顶完全一样的帽子走了出来。我看了一眼说，“这顶还是白色的呀。”当然，他们说，“不，太太，这顶帽子是棕灰色的。你走出去看看。”我走了出去，你知道怎么着，它是棕灰色的，我就买了下来。

父 亲 （清了清嗓子）我敢说那还是他们原来想卖给你的那一顶。

母 亲 （轻笑）当然是那一顶了。

父 亲 现在的事情就是这样。你根本得不到什么满足；你只是想罢了。

母 亲 可是我得到了满足。

父 亲 对，他妈妈。你确实满足了，是不是？

母 亲 他们怎么还不来？真不明白是什么事儿耽误了他们。

父 亲 这两个礼拜我一直想要人来修修厕所里那漏水的水箱。

母 亲 你得不到满足；只是想罢了。可我能得到满足，你却不能。

父 亲 我一直想了两个礼拜，而且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可以到俱乐部去的。

母 亲 也不是为了我。我可以出去买东西。

父 亲 说实在的是为了姥姥。

母 亲 当然是为了姥姥。每次上那个厕所，姥姥都要哭。现在厕所全坏了，更麻烦了。姥姥觉得她大概神经出了毛病。

父 亲 姥姥是越来越糊涂了。

母 亲 姥姥当然是越来越糊涂了，可不是对上厕所的事。

父 亲 对，是这样。我一定得把厕所修好。

母 亲 他们怎么还不来？真不知道什么事能把他们给耽误了。

父 亲 他们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还早到了十分钟。那阵子他们可是够快的。

（姥姥从台后左侧的拱门里走了进来。怀里抱着大大小

小捆扎得很整齐盒子。)

母亲 哎呀，姥姥，瞧你！你拿的是些什么东西啊？

姥姥 盒子呀。看上去像什么？

母亲 他爸爸！瞧瞧姥姥。瞧她抱着的那些盒子。

父亲 我的天，姥姥。瞧瞧这些盒子。

姥姥 这些盒子放在哪儿？

母亲 老天爷！我可不知道。这些盒子是干什么用的？

父亲 这谁也管不着。

母亲 要是这样，放在他爸爸身边吧。就放在那儿。

姥姥 (把盒子撂下，放在父亲脚边。)我可真盼着你把厕所修好。

父亲 啊，我也真盼他们会来修好。我们听见你几个钟头几个钟头地抽抽噎噎地哭。

母亲 他爸爸！怎么能跟姥姥说这么不好听的话！

姥姥 是啊，跟我这么讲话，真不害臊。

父亲 对不起，姥姥。

母亲 他爸爸道歉了，姥姥。

姥姥 好，没关系。这样我就去把那些个盒子也拿来。也许我该着叫别人对我这样讲话。我太老了。好多人觉着要是上了年纪，你或者冻死，或者气死。要是没死，那么在你很老了的时候，人们就愿意这样跟你讲话。

父亲 (后悔地)我说了对不起嘛，姥姥。

母亲 他爸爸说他很抱歉。

姥姥 好吧，关键就是这个。人们说感到抱歉。让你好受点儿，给你点面子，重要的就是这个……给你面子。你在乎还是不在乎，这没关系。你总要面子啊，尽管你不在乎，可要是连这个都不要，文明就垮了。

母亲 你又在看我的读书俱乐部选编了吧。

父亲 姥姥，你怎么敢看妈妈的读书俱乐部选编呐？

姥 姥 因为我老了！人老了总得做点什么。人一老就没法和别人聊天，因为别人会骂你。人一老，别人就这样跟你说话。怪不得人老了要聋，这样就不会听见别人是那样地跟你讲话。这就是为什么你总要躲在一张大沙发床的被单底下，这样就不会由于别人那样跟你讲话而感到房子在颤动。怪不得老人们最后都死了。别人就那样跟他们讲话。我得去把那些个盒子也拿来。（姥姥走了出去）

父 亲 可怜的姥姥，我根本不想得罪她。

母 亲 甭担心，姥姥不知道她自己的意思。

父 亲 可是她知道她说的什么话。

母 亲 甭担心，很快她就不记得了。我爱姥姥。

父 亲 我也爱她。瞧，她这些盒子包得多漂亮啊。

母 亲 姥姥包的盒子总是很漂亮。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很穷。姥姥也很穷，因为老爷升了天。每天我去上学的时候，姥姥总是给包上一个盒子，我总是把它带到学校。吃午饭的时候，所有的男孩女孩都打开午饭盒。他们那些盒子包的一点儿也不漂亮。他们打开饭盒吃鸡腿和巧克力蛋糕。我总是说，“噢，瞧瞧我这个漂亮的午饭盒，包得是那么漂亮，打开了我的心就碎了。”就这样，我不愿意打开。

父 亲 因为里边什么都没有。

母 亲 不对。姥姥总是把它装得满满的。她从来不把头天做好的晚饭吃掉。她把所有的饭都放进我第二天的午饭盒子。放学之后，我把盒子带回给姥姥，她把它打开，吃掉里边的鸡腿和巧克力蛋糕。姥姥总是说，“我喜欢吃隔夜的蛋糕。”隔夜蛋糕这个词儿就是从这儿来的。姥姥总是吃隔天的饭。而我呢，就在学校里吃所有男孩和女孩们的午饭，因为他们以为我的午饭盒是空的。他们以为我的午饭盒子是空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把它打开。他们以为我有着强烈的自尊心。既然这使得他们比我好，他们就很慷慨了。

父 亲 你可是个爱骗人的小姑娘。

母 亲 我们那时候很穷。可是后来我嫁给了你，他爸爸，现在咱们可有钱了。

父 亲 姥姥可没钱。

母 亲 是啊。可是你对她一直是那么好，她觉得她有钱。她不知道你要把她送进养老院。

父 亲 我不会干这样的事。

母 亲 嗯，天知道，我会干的。我受不了啦，看着她做饭，做家务事，擦拭餐具，搬动家具……

父 亲 她喜欢做这些事。她说这是为养活自己能做的起码的事。

母 亲 她说得不错。你不能靠别人养活。我可以靠你养活，因为我嫁给了你。你难道不觉得有福气我带来的只是一位姥姥。我认识好多女人把她们全家都带来了过来靠你养活。我只带了个姥姥。她是我唯一的亲人的。

父 亲 我觉着很幸运。

母 亲 你应该这样想。我有权让你养活我，因为我嫁了你，因为我允许你跟我睡觉。而且你死了，我有权得到你所有的钱。到那时候，姥姥和我可以自己过活，当然要是她还活着的话。除非你把她送进养老院。

父 亲 我根本没想把她送养老院。

母 亲 我倒盼望有人会对她做点儿什么。

父 亲 不管怎么样，你用不着为你的生活担心。

母 亲 你真招人爱，他爸爸。这太好了。

父 亲 我爱你，他妈妈。

（姥姥又抱着些盒子走进来。）

姥 姥 （把盒子搁在父亲脚边）喏，全在这儿了。

父 亲 它们包得真漂亮。

姥 姥 （对父亲）凭这个也甭想我说你好……

母 亲 姥姥！